

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

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

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编



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 研究论文集

——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

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纪念北京建城 3060 年的文集。书中收录文章 34 篇，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西周燕国青铜器与铭文”“召公家族”“燕国史事研究”“燕文化研究”“琉璃河遗址出土器物”六个方面，介绍了近 20 年来关于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与燕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适合于从事夏商周考古和历史研究，特别是北京地区文物考古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 3060 年 / 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3-044695-4

I. ①琉… II. ①琉… III. ① IV. ①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191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张建实 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3/4

字数：800 000

定价：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学术委员会

舒小峰 朱凤瀚 赵福生 刘 绪
葛英会 陈 平 陈 光 关战修
祁庆国 韩建设 伊葆力

编辑委员会

关战修 罗永刚 李 亮 刘海明 崔 猛

序：让研究成果为遗址保护工作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

单霁翔

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主体，也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就是一处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重要诸侯国——燕国的早期都城遗址，也是北京城建城的发源地。琉璃河遗址最初发现于1945年，当时是抗战胜利后，吴良才先生在今琉璃河遗址区内采集到不少陶片，这是琉璃河遗址发现之始。自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做了大量工作：1962年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1972～1973年进行过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成果表明，琉璃河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属于西周时期，既有城址，又有包括燕侯在内的各种等级的墓葬。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基址，出土有陶范和甲骨文等重要遗物，已被学界公认是燕国早期都城所在地。在已知西周时期各遗址中，像琉璃河遗址这样既有城，又有诸侯级大墓，还有甲骨文等遗存发现者，十分罕见。因此，从考古学角度来看，琉璃河遗址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址的演变，探讨西周各诸侯国都城的各方面特征，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长期以来，琉璃河遗址的保护受到我国考古学界、文物保护领域和地方政府的关注，1979年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周燕国的历史是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源头，研究北京历史必然要深入研究古代燕国的历史，只有在深入研究西周燕国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挖掘北京历史的来龙去脉。琉璃河遗址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对于建设文化城市意义重大，应高度重视保护琉璃河遗址的重要意义。否则，北京史的研究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也是大遗址遭受破坏的高危险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如何保护好大遗址，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任务。

琉璃河遗址距北京市区43千米，考古遗址分布在琉璃河镇靠北面的大小台地上，涉及范围内有6个行政村，东西长约3.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其中保护范围约3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和黄土坡两个村庄，居住人口433户，937人，涉及6家企业。建设控制地带内包括涧城、刘李店、立教、庄头4个村，居住人口1803户，4061人，

涉及 48 家企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速，琉璃河遗址保护和村庄发展建设，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长期以来，一些无序建设不断割裂考古遗址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系统地保护琉璃河遗址十分不利。

2011 年，琉璃河遗址公园建设列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议案，纳入政府议事日程。2011 年，房山区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了《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12—2030 年）》的编制，力图通过保护规划的实施，促进琉璃河遗址科学合理的保护，妥善解决遗址保护范围内董家林、黄土坡村在遗址保护与村庄发展建设上的矛盾，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对原保护区划进行了优化调整，考虑到两村搬迁的可操作性，拟将黄土坡村搬迁至遗址北部新燕都家园，董家林村搬迁至洄城村村北镇中心区内，从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展示利用、考古研究、管理与监测等方面明确了保护措施，并提出建设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议。

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是保护、展示、研究、利用大遗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从“遗址”到“大遗址”，再到“遗址公园”，这不仅是称谓的简单变化，更是理念的深刻变革。大遗址保护并非单一的文物个体保护，还涉及人口、土地、环境等诸多问题，是一项牵动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系统工程，而根据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与事业的发展状况，考古工作者更应该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琉璃河遗址占地面积大、遗存分布广，有大量考古、研究工作有待开展。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墓葬及车马坑 300 余座，研究成果证明，存在于黄土坡村内的几座大墓应都是燕国的侯王之墓，在发掘的各类墓葬中大多有随葬器物，包括堇鼎、伯矩鬲等青铜重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琉璃河遗址的发现，无疑为确定西周燕国始封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较普遍的认同。因此琉璃河遗址是认识早期燕文化最理想、最典型的遗址，是京津冀地区商周时期文化性质和年代最明确的遗址，显然，对琉璃河遗址西周文化遗存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多年来，我们的考古、文博工作者，努力探索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及遗址保护、建设的问题，积极研究、倡导创立以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目的的考古新类型。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及资料的积累，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先后撰写出版了《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燕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建城 3040 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北方幽燕文化研究》等研究文集。而撰写发表的简报和论文，更是多以百计，这部即将付印的由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汇编的《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 3060 年》，便是近年来历史与考古工作者对琉璃河遗址辛勤研究成果的展示！

相信《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 3060 年》一书的出版，会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为今后在考古遗产保护方面占据较高地位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为琉璃河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

目 录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地理特点.....	殷玮璋 (1)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研究.....	赵福生 柴晓明 王 鑫 (8)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初论.....	田敬东 (26)

西周燕国青铜器与铭文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	(34)
太保罍、盃铭文的再探讨.....	张亚初 (44)
克罍克盃的几个问题.....	李学勤 (54)
再论克罍、克盃铭文及其有关问题——兼答张亚初同志.....	陈 平 (56)
西周燕国铜器与召公封燕问题.....	任 伟 (75)
辽西青铜器窖藏和早期燕国兴衰.....	韩嘉谷 (83)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	
.....张利洁 孙淑云 殷玮璋 赵福生 (95)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的考察.....	
.....李秀辉 孙淑云 张利洁 殷玮璋 赵福生 (107)	

召公家族

大保鼎与召公家族铜器群.....	朱凤瀚 (121)
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世系——以青铜器铭文为中心的考察.....	李宝军 (135)

燕国史事研究

蓟、燕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问题.....	唐晓峰 (146)
-------------------------	-----------

“晏即匱”质疑	葛英会	(151)
“燕毫”寻踪	韩嘉谷	(156)
说匱	曲英杰	(167)
“燕毫”与“燕毫邦”考辨	尚友萍	(177)
从王国维《北伯鼎跋》看周初“邶入于燕”的史事 *	陈致	(186)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	曹定云	(217)
燕都兴废、迁徙谈	陈平	(222)

燕文化研究

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	刘绪 赵福生	(232)
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	赵福生 刘绪	(241)
试论西周燕文化中的殷遗民文化因素	雷兴山	(248)
从考古发现看西周燕国殷遗民之社会状况	任伟	(256)
论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殷遗民墓的腰坑殉狗	印群	(263)
西周燕国文化初论	陈光	(272)
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	靳枫毅 王继红	(299)
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	杨建华	(331)
燕山南麓青铜文化的类型谱系及其演变	纪烈敏	(349)

琉璃河遗址出土器物

试论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玉冠饰	杜金鹏	(368)
论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的陶簋——兼谈该遗址殷遗民文化因素之消长	印群	(377)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漆器复原研究	郭义孚	(390)
琉璃河出土的漆器与复原	楼朋林	(403)
附录 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目录		(409)
后记		(434)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地理特点

殷玮璋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 43 千米的一个台地上。它的西面和北面是燕山山脉及其山前平原；它的南面是大石河及其冲刷的洼地。大石河自北向南而流，在琉璃河遗址的西南角折向东去。

这个遗址的面积较大，至今保留文化遗存的总面积约有 500 余万平方米。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等自然村坐落在遗址区的台地上。经过勘探和发掘，证实这里有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城，还有面积较大的墓葬区。

西周古城在董家林村的周围，北城墙保存较好，全长 829 米；东城墙和西城墙均已探出 300 余米，它们的走向与北城墙呈 90° 直角，推测这座古城的平面为方形或南北向长方形。

据研究，大石河在 13~14 世纪时，永定河一度改道，夺大石河而东行，致使河道两岸的地形、地貌发生很大变化。琉璃河西周古城的南半部遭到严重冲刷、城址受到严重破坏，与这次永定河改道有关。

琉璃河古城东墙外的黄土坡村附近，是这里最大的一处西周时代墓葬区。经过发掘的墓葬已有 200 余座，包括多座大墓和一批中、小型墓葬。中、小型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

墓都有墓道，有的设一条墓道，有的设两条墓道，最大的一座设 4 条墓道。这些大型墓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在墓葬区内占有特殊的位置。大、中型墓的葬具均有棺、有椁，并用车马陪葬。墓中的随葬品包括青铜、玉、石、漆木制作的礼器、兵器、车马器及其他用具与装饰品等。有的墓中还出有原始瓷器。少数墓中还有人殉。小型墓葬一般以木棺为葬具，随葬品主要以鬲、罐等陶器及其他质地的小饰品。

黄土坡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不少礼器和兵器上铸有“匱侯”的铭文，其中有的铜器铭文较长，记录有匱（燕）侯给臣僚赏赐奴婢、货贝、物品等内容；也有匱侯派遣下属出外办事的史迹，特别是 1193 号大墓出土的太保盃、太保罍的盖、器内，各铸有 43 字铭文，记有周王褒扬太保、册封他为匱侯和授民授疆土的史实，十分珍贵。它的发现，为解决千余年来召公奭是否去燕国就封，第一代燕侯究竟是谁等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它们的出土为考证燕国都邑的地望提供了依据。经过研究，可以确认琉璃河古城是西周初年所建的燕国都邑故址。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曾将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到各地，燕国就是分封的诸侯国中的一个，《史记·燕召公世家》明确记有“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内容。北京市人民政府采用史学家们有关武王伐纣纪年的诸多说法中的一种（公元前1045年），于1990年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告：依据琉璃河遗址发掘的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建城的历史，从过去所说的800年前的金代上推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这样，北京成了世界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

燕国自西周初年分封立国到被秦国所灭，前后经历了八百余年。这一期间，燕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到了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居于很重要的位置。应该说，燕国在周初所封的诸侯国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周王将他的重臣召公奭封为匱侯。从太保盈、太保罍的铭文可知，还让他管辖羌、马、驭、微等九个国族，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燕国在这八百余年间曾经一再迁都（战国时期迁到今河北易县），但立国之初何以选在今天的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附近，这是应该进行探讨的。

周初实行分封制，将周王的宗亲和功臣谋士封到各地各领一方，目的是在周人征服的广大地域内对被征服者进行有效的统治，防止商殷势力和其他国族起来反抗，达到“以藩屏周”的作用。所以，诸侯国分封到哪个地域，它们的都邑选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对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考虑。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他点出了燕国之封承担对外镇抚北方诸戎，对内与晋、齐等侯国形成掎角之势、监临殷遗的重任，是意识到周王封燕的战略意图的。那么，燕国都邑的选址亦当体现这个战略意图。

然而，一个都城址的选择，不仅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它还受到特定的地域空间关系的制约。这种空间关系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历史方面的。

琉璃河燕国古城所在的地区，一般称为北京平原。它是华北平原一部分，位处华北平原的西北隅。它西邻太行山、北靠燕山的支脉军都山，三面背山、一面面海，形状像个海湾，故有北京湾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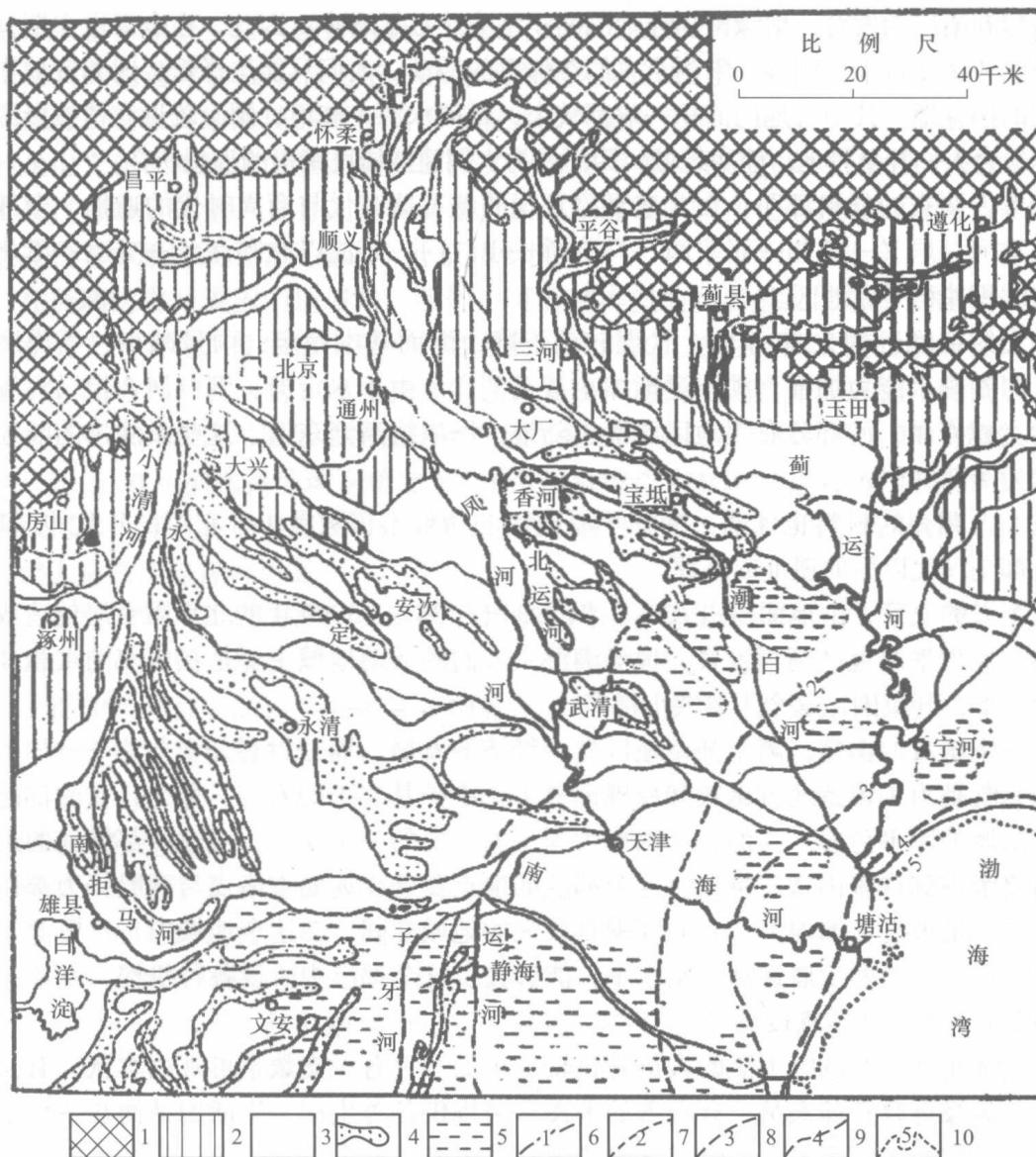
北京平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第四纪或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它是由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等几条河流的冲积扇共同堆积起来的。由于这几条河流发源于西北方的群山之中，流向东南方向，所以北京平原的地势也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地表的平均坡度在 $1.2\% \sim 1.3\%$ 之间。

北京平原基本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靠山麓地带的洪积冲积平原，或称山前平原。它的分布，在今天的香河—顺义—通州—张家湾—马驹桥—小红门—海淀一线以北和良乡—交道—涿州一线以西。这里的地表组成物质是晚更新世后期的黄土状亚砂土。另一部分是冲积平原。它位于上述范围以南和以东地区，地表构成物质为全新世的砂、沙砾土和黏土（图一）。

北京平原处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水分、热量适中，适合人类活动。但在漫长的地质时期，这里的气候曾经历过多次冷暖交替。最近1万年以来，随着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进入全新世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得温暖湿润，也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据研究，在距今 7500~2500 年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极为温暖。包括京津地区在内的我国北方，这时的年平均温度比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寒冷时期要高 8~12℃，即比现在的年平均温度还要高 2~3℃。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生存着一些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物和植物。京津地区生长的植物，以栎、榆等乔木占优势的阔叶林代替了早全新世的针、阔叶混合林。由于气温升高，大陆冰川消融，引起海平面大幅度上升。这使各大洲的沿海低缓地带普遍受到海侵。北京平原也不例外。

海侵使这里的自然环境大为改观，如渤海盆地在海侵之前是一个长有森林草原景



图一 京津渤平原区地面形态图

1. 山麓线
2. 山前洪积冲积平原
3. 冲积平原与河漫滩
4. 古河道淤积高地或沙带
5. 洼地
6. 全新世海侵影响范围
7. 距今 4000~3000 年的海岸线
8. 距今 2500 年左右的海岸线
9. 距今 300~200 年的海岸线
10. 浅海滩外界

观的河—湖堆积平原，古滦河、海河水系汇集在渤海盆地的中部。在全新世海侵过程中，渤海盆地逐渐被海水淹没，成了陆缘浅海。据研究，距今6000年前后，海水最远处至少抵达今天的文安洼—宝坻—武清—宁河一带，即目前所说的运河下游地区。渤海湾西岸的位置比今天的海岸线向更西、更北方向推进（推进40~70千米）。如今在海河、蓟运河下游的地面上看到的三道贝壳堤，已被认定是最近三四千年来先后存在过的海岸线标志。

在海侵过程中，由于基准面不断升高、河流堆积作用加强，湖沼也是显著扩大。在海侵最盛时期，原来的河湖堆积被海水淹没。冲积平原地区的湖沼也受到很大影响；旧河道型湖沼广为发育，扇缘沼泽洼地的面积增大、数量增多。因此，在全新世中期，冲积平原地区变得十分潮湿，限制了人们在那里的活动。人们只能选择丘、冈和台地作为他们的栖息地。其中台地的面积一般都较大，距离水源（如河、湖）较近，植被资源丰富，适合人们开垦种地、建房筑城，因而成为人们建造居民聚落的理想所在。

考古调查的材料证明：在北京平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代的遗址，全部分布在香河—顺义—通州—张家湾—马驹桥—小红门—海淀以北和良乡—交道—涿州以西的洪积冲积平原地区。

大约在晚近的2500年内，气温较前下降，海面基本稳定；雨量减少，干燥度增大，河湖排水能力加强，湖沼逐渐缩小甚至消亡。由于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等水系的淤积作用，使部分海侵地区淤涨出陆地，海岸线渐渐东退。这些淤涨出的陆地再次成为河湖沉积区。

考古调查的材料也证明：冲积平原地区的遗址不仅数量少，它们的年代也较晚，几乎都是汉代以后的遗址或墓葬。

今天的北京，山地面积占62%，平原面积占38%。3000年的北京因受海侵造成的影响，冲积平原地区湖沼发育，地势潮湿，人们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山前的洪积冲积平原地带，其范围比起今天要狭小得多。

一座城市的出现，离不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周王封召公于北燕——如前所述——既是为了镇抚北方诸戎和商殷旧势力，维护其北土的安定，那么，它的都邑也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当然，燕国作为周王朝重要的一个侯国，对它的都城址的选择必然要考虑到许多因素。例如，这个都邑的地点要选在离北方诸戎与商殷势力都比较近（又不是很近）的地方；它的周围有较大的地域空间，在这个地域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生产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能够提供这个都邑中所设各种机构为发挥其功能而需要的各种物质支援等等。

当时在这个都邑中生活的人员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有公室成员和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有众多的平民和为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而在各种手工作坊中劳作的工匠等等。当时在这座燕国都邑中究竟有多少常住人口，今天已难以确知。但从构筑这座古城的城址所需的用工量之大，可以推知当时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数量不会很少。从墓葬资料中看到晚期墓比早期墓的数量明显增多，说明随着都邑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常住人口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这种状况使城市居民对各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有些来自外地，但主要部分当直接取自附近的自然资源。因此，都邑附近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对这个都邑的发展也越有利。同时，人们在创造生活中掌握的手段越多，生产的能力越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越多。这对都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琉璃河古地位处北京平原的南端。它和北京平原的其他地区一样，当时的植被资源十分丰富。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地区，普遍为原始森林所覆盖。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诸水系的水源充足。加之气温适宜，故在距今1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一带活动。进入全新世以来，尽管气温多有变动，但人类在山前平原的活动更趋频繁。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生活、创造历史。如在门头沟区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东胡林人”及其文化遗存；在平谷上宅、北埝头等地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后的上宅文化遗存；在昌平雪山等地发现的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雪山一二期文化遗存。此外还有年代稍晚的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等等，说明在距今10000~3000年前的漫长过程中，这里一直有人类在活动。从他们遗留下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进程与中原地区的居民基本上处于同步状态。

在琉璃河古城周围的地域内，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发展进程。如房山区镇江营遗址中就有上宅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属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在房山区的塔照村、西营、焦庄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些文化遗存的内涵告诉我们，生活在北京平原的古代居民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因此，在3000年前选择琉璃河镇北1.5千米的台地作为都城时，人们已使用青铜工具去砍伐树木，建造各种居舍（包括宫殿），制作各种工具、用具和武器的同时，还为居民提供大量能源与各种物资。

大石河的河水不仅为居民提供充足的生活用水，还为灌溉农田提供有利条件。长期积累的农业知识，使当时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品除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外有了较多剩余，促使社会分工的发生并使家畜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森林、河湖水网地带还提供许多野生动植物资源。发掘过程中看到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以及植物灰烬、动物遗骸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知，琉璃河燕国古城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条件都是比较优越的。

诚然，城市不是自给自足的孤立的据点，是与一般的聚落很不相同的地方。城市是一个宽广的空间结构体系中的焦点。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中有一部分当来自四面八方。在城市中居住的人们（特别是上层人物），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又以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域为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与空间结构体系的每个部位都存在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以交通系统作为城市与外界连接的物质体现。人们通过交通工具实现其对外的各种联系，即使在实施军事行动时，也离不开交通干道与多种交通工具。

琉璃河燕国古城位于中原地区通往东北和蒙古草原的主干大道上。这条大道沿太行山东麓自南向北延伸，自古至今是一条南北向的大动脉。它的走向基本上是今天京（北京）郑（郑州）铁路的走向。这条干道的北端在今北京城分为两支，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五陵地带通往松辽平原；西北方向出南口直入蒙古草原。还有一条往东的沿

燕山南麓通往海滨的通道，在3000年前可能也已开通。因为平谷刘家河发现的商代墓葬、蓟县张家园等地发现的西周墓葬中出土的中原青铜器，反映了这些地点居住的古代先民与中原地区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又如辽宁朝阳地区的喀左、凌源等地多次出土商周青铜器（其中有些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铜器），说明当时在中原和东北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往来。

水上通道可能也已开通。由于燕山山脉为原始森林覆盖，平原地区的植被丰厚，蓄水功能良好，促使大石河、永定河等河道的水量充足而稳定。这就为发展水上交通创造了条件。据黄土坡村的村民相告，大石河在几十年前还有船只通航，可直驶天津，码头就设在今天的黄土坡村，这或可启示我们：大石河作为水上通道而被利用的年代可能是很早的。

不过，当时的交通仍以陆路干线为主，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考古发掘的资料说明，商代先民使用的木车并不单一，但以双轮独辕的马车最为普遍，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等地所见到的都是这种马车。西周遗址中见到的也是这种双轮独辕车。这种车每辆多用两匹马或四匹马拉动，已有一定速度。这是当时往来于陆路大道上的主要交通工具。琉璃河燕国古城的墓葬区中清理出这种马车数十辆，它们被作为大、中型墓的陪葬物品而掩埋在墓旁的车马坑中，反映了燕国上层人物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或军事行动中，马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需要提到的是：目前在北京平原发现的西周遗址，如昌平白浮、顺义牛栏山等等，它们都位处大道的附近，说明它们之间因这些交通干线而与这个燕国都邑联系起来。有理由推测：燕国与它所管辖的九个国族之间也有道路相通。

连接中原与蒙古草原、松辽平原的通道，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所以北京平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既可看到中原史前文化的因素，又可看到北方草原与松辽平原史前文化的因素。当马车出现以后，这种联系随交往频繁而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道路成了平整、固定的交通干线，成为陆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设施。这种交通干道是古代交通系统的骨干，地区间进行的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主要是通过它来完成的。

这种交通干道在西周时期已经达到相当水平，所以《诗·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记载。这种交通干道与其他支线形成网络，组成较完善的交通系统。琉璃河燕国古城遗址中出土的许多物品来自四面八方，说明当时已经存在这样的交通网络，将它与各方联结起来。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都邑为什么不选在北京平原的其他地点而要选择平原南端的琉璃河镇附近呢？这与周初的政治形势和琉璃河古城的功能有关。由于古城的西北是高山，东边是湖沼，其间的开阔地较小，形若壶口，所以地形很是险要。在这个北京湾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北方诸胡就难以进入骚扰。即使诸胡中有的少数族突破山口进入北京平原，若无强大兵力，也难以突破有重兵把守的琉璃河古城所在的咽喉之地，这就可以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宁。同时，琉璃河燕国古城背后是广大的中原腹地，一旦需要，各种物资、装备、人员（包括军队）等等，都可以通过干道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接济、补充。因此，在今琉璃河镇北建设一座燕国都城，既符合周王室封邦建国的总体战略意图；其地理位置、水文条件和

周围的地形地貌的优越性，都为建设一座都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就是这个古都在三千年前出现的背景与原因。

对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陶器所作的分期研究结果表明，这座燕国都城的兴盛时仅限于西周时代。到了春秋时代，燕国公室将都城迁离该地。但这座都城的出现，在燕国历史乃至西周史上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武庚作乱时，燕侯管辖的九个国族之一的歜国一度起来响应。从《大保簋》的铭文可知，“王降征令于太保”，要召公率军队前往征讨，“太保克敬亡遣”（敬行顺命未敢怠忽之意），很快平息了歜国（族）的反叛，并防止了其他国族一起作乱，确保政局的稳定。

从这一实例可以说明，周初所封的燕国，确实起到了“以藩屏周”的作用，使周人控制的北方领土在很长时期获得安宁与稳定的局面。所以周人自己将“肃慎、燕毫”，视为他们的“北土”。

燕侯受封建国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国力不断增强，成为一个北方大国，雄踞一方。它为统一我国北方、发展北方的经济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 考 书 目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孔昭宸、杜乃秋：《北京地区一万年以来植物群发展和气候变迁》，《植物学报》1982年第2期。

邢嘉明、李宝田：《京津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环境变迁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85年。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殷玮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于希贤：《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85年。

周昆叔：《试论北京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环境变迁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85年。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邹宝山：《北京平原地区湖沼洼地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环境演化关系的初步探讨》，《环境变迁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85年。

（原刊于《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研究

赵福生 柴晓明 王 鑫

一、遗 址 概 况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43千米处的琉璃河地区。该区北为窦店镇，东为交道乡和东南召乡，西接石楼镇，南面与河北省涿州市接壤。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南的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等村，总面积约5.25平方千米（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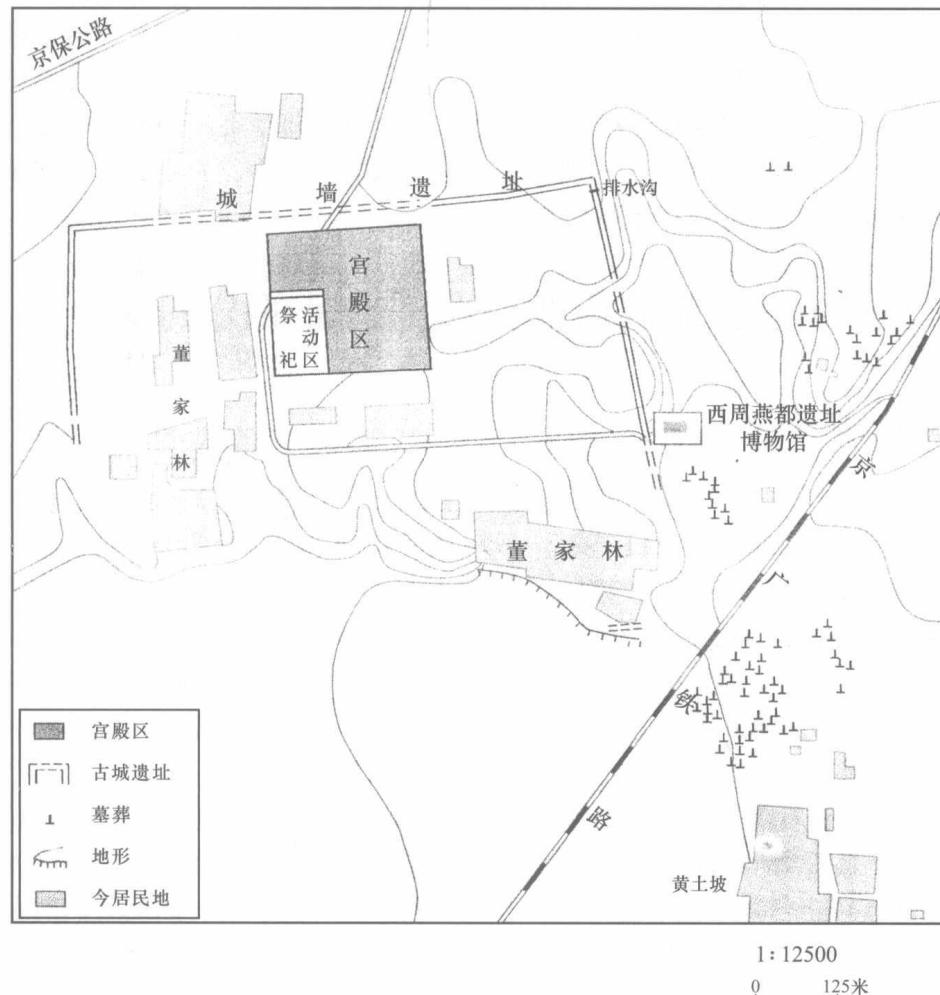


图一 西周燕都遗址位置图

该遗址发现于1962年，同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北大考古专业几位师生曾进行过试掘。1972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0多位师生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对遗址的年代、特征和分期有了一定认识，邹衡先生认为这里就是西周早期燕国的始封地，这是第一次将琉璃河遗址与西周早期的燕国联系在一起，这一设想被70年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遗址周围曾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及战国、汉、唐、辽、金、元、明、清等时期的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的燕文化遗存最为普遍，不仅有城址、居址，还发现了大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的级别从燕侯级大墓、燕国贵族墓葬到一般平民小墓都有，其中大、中型墓集中在西周早期和中期前段。

在遗址的中部，残存一古城址，50年代末，部分墙段还能看到1米多高的墙体。后来，由于平整土地，被夷为平地。但目前大部分城址内的地面还高出周围地面1米左右，实际为一片高台地，经对城墙遗址局部解剖，其年代与墓葬、居址年代对应（图二）。



图二 琉璃河西周燕都城址图